

心扉爲你開

◎ 冷明

市立綜合醫院葉怡馨在五一二室病房內看顧因受傷住院的好友吳淑娟。吳淑娟是她從國中時就在一起的死黨，大學四年也同校不同系，所以兩人的感情好得不得了。因為吳淑娟的家人早已移民國外，唯一留在國內的哥哥又正巧到國外出差，所以葉怡馨就自願到醫院照顧她。

吳淑娟坐在床上吃著葉怡馨幫她買的便當。「你還真夠朋友！不但來陪我，還買這麼好的便當給我吃。」

葉怡馨陪著她吃便當。「以後要是我住院的話，你也要如此回報我哦！」

吳淑娟立刻停止進食。「呸！呸！不要在醫院亂說話！要不是那個『膨肚短命』的小古，今天我也不用在這裡活受罪！說什麼他滑草的技術一流的，依我看啊，跟本就是不入流！」

「你就不再詛咒他了，他不是向你道過歉，也負責你的醫藥費了嗎？更何況，他

病毒

■ 蔡駿

這個漂亮的女人的確不一般，我開始了胡思亂想，也許她知道陸白自殺的內情，也許她什麼都知道，卻又處於某種原因無法說出來，甚至有沒有可能——她就是地宮裡的「她」？我不敢想像了。

腦子裡越來越亂，關掉了電腦，我在胡思亂想中入眠了。

我夢見了黃韻。

一月十六日

從夢中的掙扎中掙脫出來，我的眼前全是黃韻的影子，我忘了，我忘了我夢見了什麼，祇記得黃韻的臉。我開始出汗，我從來沒有在夢中出過那麼多汗。我突然有些內疚，莫名其妙

的內疚，因為我想到了陸白。

我起得很早，腦子裡全是古墓幽魂。我仔細地回想了一遍前面兩次上古墓幽魂的情景，首頁裡的幾個墓碑其實全沒什麼特別的內涵，祇有最後一個明清古墓裡有「你離她越來越近了」。明清古墓中的「明十三陵」、「定陵地宮」、「清西陵」、也全是介紹性的文字。祇有打開「清東陵」以後才出現了「她在等著你」。清東陵裡是「孝陵」、「景陵」、「裕陵」、「定陵」、「定東陵」、「惠陵」。「孝陵」裡是一片空白，「景陵」、「裕陵」、「定陵」裡各是一張清朝皇帝的畫像。「定東陵」裡則是一個清宮盛裝的中年女人。最後的「惠陵」裡又是一個年輕的皇帝，出現了「她在地宮裡」的字樣，接著就進入地宮開始玩迷宮遊戲了。

為什麼一定要放在明清古墓清東陵裡「惠陵」呢？這中間一定有所關係的，也許可以從這裡入手得到什麼線索。在古墓幽魂裡詳盡的對其他古墓的介紹，但對清東陵，除了「她在等著你以外」卻一個字也沒有介紹。

於是我進入了一家有名的搜索網站，鍵入了「清東陵」，開始搜索。果然找到了一些文字介紹——

「清東陵坐落於河北省遵化馬蘭峪境內，始建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佔地2500平方公里，整個陵區以昌瑞山為中心，陵區南北長約125公里，東西寬約20公里。由5座帝陵、4座后陵、5座妃園寢、1座公主陵組成，埋葬著順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豐（定陵）、同治（惠陵）等帝王和慈安、慈禧（定東陵）等后妃。整個陵區以孝陵為中心，諸陵分列兩側，其玉石殿座，畫棟雕樑，宏偉而壯麗。從陵區最南面的石牌坊到孝陵寶頂，這條長約5公里的神道上，井然有序地排列著大紅門、聖德神功碑亭、石像生、方城明樓等建築，肅穆典雅，雄偉壯觀。乾隆的裕陵是一座雕刻藝術寶庫。陵中除地面外，無論四壁和券，都刻以花崗石，上面雕滿了各種圖案。主要有八大菩薩、四大天王、五方佛、五供、八寶以及用梵文和藏文鐫刻的數萬字的佛經咒語。所有這些雕刻，線條清晰流暢，形象逼真，儘管圖案繁多，但安排得有主有從，渾然一體，獨具匠心。」（二十八）

而已。

吳淑娟看著那簾布幔喃喃抱怨：「真討厭！幹嘛要隔著一層布幔呢？」

葉怡馨不懂她的意思。若不隔著布幔，像這種三個病床同一室的病房，豈不是沒有隱私可言了？「隔著布幔不好嗎？」

吳淑娟壓低聲量：「當然不好囉！」伸手指指布幔後。「隔壁病人的家屬個個是俊男美女。」

「真的嗎？」葉怡馨半信半疑。隔壁床的病人好像是昨天深夜住進來的，那時她正困得不得了，哪還會注意到住進來的人是圓還是扁呢：「你怎麼知道的？」

「看到的呀！那兩個男的比以前你們系上的『系草』小方還帥，那對姊妹花也是兩個小美人兒。」

葉怡馨秀眉微皺。什麼人不好比喻，竟然拿那個曾追求她這個「系花」的小方來比較！那個小方在男人堆中，充其量不過是中上之姿而已，可是，誰明系上男生少



這一刻對祝小晴來說是甜蜜、苦澀摻半，如果讓楚威知道她祇是想從他的身上弄到一個小孩，如果讓他知道她根本無意和他復合，那……

「小晴，」他嗓音低沉的喚著她，雙手也由她的手腕處來到她的肩頭。

「不要！」她有些抗拒的，不習慣和他發生親暱的動作，畢竟已經過了兩年，超過兩年沒有男人的她，實在很難任他予取予求。

「已經很久了……」他繼續在她耳邊說著。

「我……還沒有沒有準備好。」

「交給我。」他給她承諾。

「楚威……」

「你祇要跟著我就好！」

「我現在不想……」她有些抵抗的輕推著他。

「祇要給我一點時間——」他朝她眨了眨眼。「我一定會讓你——」

「不！」祝小晴猛的推開了牠，一臉堅決抗拒，不是在現在！不是在這裡！她還沒有準備好。「楚威，你最好再給我一點時間，不再逼我！我……還沒有進入狀況。」

雖然想要她想得全身發痛，不過楚威還是很有風度，他不要因為自己一時的慾望而毀了她對他的信任及好不容易才有的開始。

於是楚威很有風度的聳肩一笑，他必須離開了，必須回家讓自己冷卻下來，也許是洗個冷水澡，也許是練練嗓子，總之他必須暫時不見到她。

「我想我該走了。」

祝小晴祇是點點頭。

「你的菜是愈煮愈棒了。」

「在你吃過那麼多的山珍海味，你真這麼認為？」她不信他的話。

「還是你煮的好吃。」他插嘴。

「以前你總是嫌我不會做菜。」

也受傷了呀！」

這時，有條高的人影從床尾經過，吳淑娟立刻抬頭目送那條人影走到隔壁病床，因為病床與病床間隔著深色不透光的布幔，所以祇是驚鴻一瞥

得可憐，所以小方才能稱得上是「系草」。「比羅震宇如何？」

吳淑娟偏頭思索片刻。「在伯仲之間。」

葉怡馨點點頭。「那是不錯了，祇希望你不是在燈光昏暗下看走眼了。」

「怎麼會呢？我的視力可是一點五耶！」

這時，隔壁傳來一個低沉略帶磁性的聲音。「哥哥，好一點了嗎？」

一個輕柔的嗓音回答：「好多了。」

低沉的嗓音再問：「小黎呢？」

一個略帶俏皮的女音回答：「她回去煮飯，等一下小哥接她一起過來。」

「咳！咳！」幾聲輕微的咳嗽聲傳來。「哥，喝點酸梅楊桃汁，會讓你喉嚨舒服點。」女孩說，接著就是開罐倒水的聲音。

葉怡馨隔著布幔聽他們對話，好像生病的人是他們的大哥。剛才那個大哥一聲「好多了」的聲音，轉來雖是有氣無力，但語調輕輕柔柔的，感覺宛如春風拂過般的令人渾身舒坦。

吳淑娟放下便當拉拉葉怡馨，她立刻回過神來，正巧看見一男一女從床尾走過。

男的英挺帥氣，一身輕便的休閒裝扮；女的溫柔可人，有頭披肩長髮。果然如吳淑娟所言，隔壁病床的家屬可全是美女和帥哥。

吳淑娟面露得意之色。「我的視力沒問題吧？」

葉怡馨點頭。

「哇！晚餐來了！」接著就是一陣拿碗遞筷的聲音。不一會，一陣香氣從隔壁飄散出來。「好棒！是小黎最拿手的八寶飯。」

（一）

傲君馭心

林曉筠

「那有可能是你進步了，也有可能是我學會不再挑剔，並且珍惜自己所擁有的美好一切。」

「楚威……」祝小晴一歎。

「我真學乖了！」

因為要來拿一些過季的時裝，所以祝小笛出現在祝小晴的辦公室，當她一見到她老姊時，她的表情是有些曖昧的。

「上回是誰在那恨楚威恨得牙癢癢，一副想置他於死地的凶悍，這會卻又聽說什麼吃飯、看電影、一起逛街，還互到對方家中拜訪，祝小晴啊！你這個人還有沒有原則？」

祝小晴以她一貫的冷靜和優雅面對著妹妹，她既沒有跳起來為自己辯解，也沒有大罵楚威到處宣揚一切，仍是一副泰然自若的表情。

「老姊，有沒有啊？」祝小笛笑瞇瞇的問。

「有什麼？」

「我剛提到的那些事啊！」

「如果有又怎樣？」

「那你們是真的會復合嘍！」祝小笛是樂觀其成的，這兩個有情人也該再在一起了。

「不會！」祝小晴很篤定的說。

「不會嗎？那現在你們是——」

「不做夫妻也能當朋友啊！」

（四十九）

「是啊！看樣子我的確輸了。但是，署長……」金田一耕助清清嗓門，朗聲問道：「兇手為什麼要多此一舉呢？他把死者的頭顱換到菊花玩偶上，可是卻把屍體藏起來；這麼做不是太超乎常理、太奇怪了嗎？」

「這一點我也不明白。不過既然我們知道兇手用這艘船運走屍體，就得派人到湖裡打撈屍體，才能知道真相了。你們兩個吃完飯之後立刻去準備一下。」

「是，知道了。對了，署長，我們還探聽到一件事。」

「哦？什麼事？」

「澤井找到一個證人……啊！他們來了。」

祇見一位年約四十歲左右，身穿深藍色和服，腰間還繫上一條深藍色圍裙的男子跟隨刑警走來。

原來這名男子在下那須經營一家叫「柏屋」的旅館，他名字是志摩久平。

那須市雖稱為「市」，但是早在十年前就已分成上那須和下那須，犬神家位於上那須的盡頭，離犬神家半里之內沒人家，而對面的下那須則擠滿了居民。

此時柏屋老闆志摩久平開口說話了。

「剛才我告訴過這位刑警大哥，事實上，昨天晚上有一位奇怪的客人來我店裡投宿……」

據老闆所說，那位客人是個解甲軍人，不但身穿軍服、軍鞋、肩上還背著一個布袋。

不過，這樣的裝束倒不奇怪，令柏屋老闆深感奇怪的是，這個男人戴了一頂軍用便帽，並把帽沿壓得非常低，連眉毛的部分都遮住了，脖子上還圍了一條圍巾，甚至圍到鼻部以上，所以整張臉就祇看得到兩隻眼睛。

老闆和女服務生依照客人的要求提供他一間客房，並為他送晚飯。哪知道女服務生送完晚飯回來後卻告訴老闆：

「老闆，那位客人好奇怪啊！他進到屋子後依然圍著圍巾，我想在旁邊服侍他用餐，他居然叫我出來。總之，他好像不想讓別人看見他的臉。」

老闆聽了女服務的話之後，內心也覺得有些不安，於是便帶著旅客登記簿去找那位客人。

祇見剛吃完飯男客依然戴著帽子，且整張臉幾乎都包在圍巾裡。老闆祇拿出旅客登記簿對他說：「請你登記一下名字。」

「這是什麼東西？」

男客雖然嘴裡這麼說，但還是在老闆拿給他看的旅客登記簿上填寫下列資料——東京都町區三番町二十一番地，無業，山田三平，三十歲

「澤井，立刻照會東京警局，看地址、姓名是不是真的……對不起，老闆，請繼續說下去。」

經構署長催促後，老闆又繼續說道：「唉呀！有件事我忘了，那個客人大約八點左右到我家，後來差不多十點多，客人說有朋友住在這附近，要出去一下，當然，這時他還是用帽子和圍巾遮住整張臉。直到兩個鐘頭後，也就是十二點，我正要關大門，那位客人忽然回來，當時他似乎非常慌張，可是我也沒有問他……」

（五十三）

歡喜冤家

原著：西湖漁隱主人

二官慾火難禁，那裡熬得住。將手去攔他轉來。奈月仙把雙手挽住床欄，不能轉動。二官急了，祇得將物從後面鋒去。雖不得直搗黃龍，亦可略圖小就。不覺的漬漬有聲，非惟新情湧，而月仙難免魂消。二官道：「新娘，該放手時須放手。」月仙呼的歎一口氣，兩手放開。二官攔將轉來，湊著眉眼，提將起來。月仙見新郎之物與必英的差不多兒，十分中意。此時把那苦字丟一邊，且盡今宵之樂。那二官是熬久的了，這一番狠，把月仙弄個半死。直至五鼓，還不住手。月仙不奈煩了道：「你得饒人處且饒人。」二官笑了一聲，住了。新娘問道：「尙不知郎君上姓？」二官道：「我姓郎，行二。」月仙道：「多少年紀？」二官道：「二十五歲。代人管當生理。此乃重大生涯，早去暗歸。正要與你講明。大早梳洗，我即往當中去矣。天明時，你自料理三餐，不必等候。若夜晚未回，你可先睡，切莫點著燈火。我自帶燈籠帶回。其門暗有開栓之的。自可開開，不勞動靜，你須記著。」月仙道：「這等倒也安逸。」言罷雙雙睡去。

一覺醒來，早已天明，二官抽身著衣，月仙隨起。二官忙著道：「你不可動。說過不須勞動你。大門自可啓閉的。」月仙又睡。二官道：「鑰匙在此，你收貯下，好取東西日用。」說聲暫別，將門開了，自上了門鎖。竟往妓館梳洗，各處逍遙，洋洋得意。又往香舖裡買了一種春藥，若放粒在陰戶，癢熱難救。再逢陽物一動了，滿身酥來。他買了幾粒，藏在身邊。又尋了李牌，在酒樓暢飲，且謝且喜。

直至天色黑了，作別回家。祇見裡面並無燈火，把門鍵撥開，進了大門，樓上問道：「是誰？」二官道：「我回了。」一邊又應，又早上了樓。月仙坐在床邊道：「待我點起火來。」二官道：「你可曾吃晚飯否？」月仙道：「吃了。」「既吃了，不必再點。我因幼小時害眼，做成了一病。一見燈火，自覺眼中出淚，疼痛難熬。若不見火，實是絕妙。」月仙道：「以後不點火便是了。」二官道：「絕妙。你可曾用酒麼？」月仙說：「已吃一杯兒了。」道：「如何不多用幾杯？」

月仙道：「多吃要醉。」二官道：「豈不開酒是色媒人。」笑了一聲「請睡罷。」月仙又歎一口氣，解衣就枕。二人上了床，二官攔過便親嘴兒。早帶一粒藥，假以摸他陰戶，悄悄放入裡面了。又雙手摸他兩乳，祇見月仙不住的兩腳兒一伸一縮。

（四十五）

聖路易新聞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廣告、新聞請洽

➡ www.stlouischinesejournal.com

➡ E-mail: ad-slcj@slcjmail.com

Tel:314-991-3747 Fax:314-991-2554

An Independent
Global Green Franchise
長城保險
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
314-395-6002



Perry Li 李光文
(636) 579 1888

代理衆多保險公司，
我們幫您比價，
尋求最優費率！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
人壽保險

9666 Olive Blvd., Suite 203, Olivette, MO 63132
Tel: (314)395 6002 Fax: (314)395 0898